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
第二十九回 還道村法斬郭道士 紫髯伯術護美髯公

話說呼延鈺、徐晟送宋安平還家，就寄頓呂小姐，興糾糾並馬同行。宋安平心內想道：「幸遇得這兩個弟兄，脫了患難。對父親說話，款留他兩日，聊盡寸心。」不料到村中，忽然莊院變成白地，父母不知下落，不勝淒苦。遍處訪問，並無人煙。呼延鈺道：「自然遇著兵火，家眷隱避在哪裡，不必驚惶。天色已晚，暫到前村安歇了，再去尋訪。」出了宋家村，走不上三里，見一座神祠，扁額上寫道「玄女行宮」。宋安平認得還道村，這九天玄女廟是伯父宋公明夢授天書處，後來衣錦還鄉，重塑金身，蓋造得十分壯麗。募幾員道士住持，置買田產，作香火衣糧。宋安平先下馬，走進宮裡，道士施禮迎接。呼延鈺、徐晟也下馬進去，叫王婆扶下呂小姐，尋一間閒房安下。宋安平便問：「我村中為甚燒燬？宅眷避在何處？」道士道：「三日之前，鄆城知縣同團練官領二三百士兵，圍住貴村，燒掠一空，把四員外和安人俱捉了去。聞說與團練有甚仇隙，監在牢裡了。」宋安平聽知，大哭起來。呼延鈺道：「哥哥且慢悲傷，明早到縣間，打聽的確，再作商量。」道士安排素酒相待，各人有心在，都睡不著，就在殿上琉璃燈下敘談到五鼓。呼延鈺道：「鄆哥，你是本處人，路徑熟，煩你到縣間打探個實信。」取十兩銀子與他，要做些使用。鄆哥急急去了。宋安平只是哭，呼延鈺、徐晟勸慰，吃些早飯。

等到日色平西，鄆哥回來道：「那團練叫做曾世雄，是曾頭市曾長者之孫，曾塗之子。當年老將軍攻破曾頭市，把他全家盡殺了。那曾世雄亂軍中逃出，長成起來，投了金兵，謀做鄆城縣團練。這新任知縣姓郭，聞說東京道士出身，極是狡猾。商通了，領士兵來燒搶。拿著四員外、安人，曾世雄便要殺害。知縣要詐三千銀子，監在牢裡。小人到城門邊，著實盤詰，虧有人認得，才放進去。到監口裡用些銀子，方得見四員外。將郎君近事備細說了，四員外叫作速來救。小人將銀子與節級使用，並不吃虧。」呼延鈺道：「除非到登雲山領大隊人馬來打破城池，方可救得。我同徐兄弟便去。呂小姐路途不便，哥哥你同鄆哥在此。若上登雲山，有十來日往返，不可心焦。再要鄆哥進去回覆一聲，教他耐心。」吩咐王婆好生陪侍呂小姐，取五兩銀子與道士做盤纏。宋安平哭道：「煩兄弟作速便來，不可耽誤。」呼延鈺道：「不須多囑。」兩個飛身上馬，望登州大路進發。走不上二十里，只見戴宗坐在郵亭上。呼延鈺、徐晟跳下馬相見，戴宗道：「你兩個在哪裡多時？叫我尋得好苦！又因朱全去領家眷，也不見到；楊林同來尋訪，他行得慢，坐在這裡等他。」呼延鈺將東昌為金兵所擄，發在橫衝營做小飛騎，救了宋安平逃出，李家道口被酒保藥翻，鄆哥救醒，上梁山泊祭奠，百足蟲來報仇燒燬，奪轉呂小姐，送宋安平回家，曾世雄燒村，拿宋清監禁，郭知縣要三千銀子的話說了。戴宗道：「當夜失散，你父親說不妨得，就拔營到濟州。哪裡是宣撫使張所鎮守，兀兀忌他威名，不敢取城，從淮南而去。眾頭領會投張宣撫，極蒙優禮，屯在城下二十多天。正要奏聞加封官職，誰道康王聽信黃潛善、汪伯彥力主議和，斥罷李綱，張宣撫安置道州，那濟州被牛都監獻與金朝，使阿黑麻守住。眾頭領無計奈何，只得原要到登雲山，離此不上一程。二位何不且到大營，與眾頭領商量來救宋清。只是朱全去領家眷，十餘日不到，未知何故。」正說間，楊林到了。

一同到營中，拜見各位，說知前事。呼延鈺大喜，眾頭領無不嘖嘖稱羨。李應道：「宋清有難，不可不救。量此荒城，何須大隊？就撥前營兵，關勝、燕青、樊瑞、楊林、戴宗領去。我等竟在登雲山相會。」呼延鈺道：「我的賤眷托聞煥章帶到汝寧，便同兩個孩兒到汝寧就回。」呼延鈺道：「孩兒與宋安平定盟，許他前去。若到汝寧，便是失信了。爹爹自到登雲山，我同兄弟去救宋清，就去投母親如何？」呼延鈺喜道：「我兒與朋交誼，正該如此！」遂同眾頭領到山寨不題。

卻說關勝領兵到東溪村，只差得二十里便到鄆城縣。燕青道：「且屯住在這裡。那鄆城兵微將寡，必然無備，到夜間，一鼓可下。」就扎住在晁蓋的莊基上，埋鍋造飯。三更時分，到城下。那時離亂之際，城外居民逃亡走散，並無一家。燕青叫嘍囉拆人家的破屋樑柱，紮成四五條梯子，兵丁便魚貫而上。楊林、樊瑞也爬上去，到城頭上，並無人防守。走下來，城門邊雖有幾個士兵，都在睡夢裡。楊林、樊瑞砍了兩個，斬開城門。關勝等一湧而入，竟到縣衙。楊林、呼延鈺、徐晟去牢裡去救宋清，樊瑞、燕青便入內衙。那知縣果是郭京，為演六甲神兵陷了東京，即去投順金朝，隨兀兀大兵南下。牛都監把濟州府歸降，那些屬縣都設官理事，郭京授鄆城知縣。到任不上半個月，便想詐害百姓。當下睡在牀上，忽見火把通紅，一伙人打進。忙爬起身來，正穿衣服，被樊瑞趕到，將火一照，叫道：「正是這賊道！」喝：「把麻索綁了，待我慢慢地問他！」押出縣衙，嘍囉把銀子細軟一並拿出，還未有家眷，兩個小後生伴當，都殺了。楊林、呼延鈺、徐晟打開獄門，先將節級、牢子殺盡，把罪人放出，單不見宋清夫婦。到縣衙對關勝道：「牢裡並沒有宋清！」燕青道：「只問這縣官便知。」關勝喝問：「宋清在哪裡？」郭京道：「宋清與曾世雄有仇，監在牢裡。昨日濟州阿黑麻行文來，說橫衝營內冊籍上有一名宋安平，是鄆城縣人，父名宋清。前日同張龍、張虎走了，著落鄆城縣要這宋安平。我審問宋清，那宋安平果是他兒子，差曾世雄解到濟州去了。」燕青道：「既然帶到濟州，且到還道村與宋安平說知再處。」遂押了郭京，起馬到還道村。

卻說宋安平眼巴巴在哪裡懸望，聽得馬嘶人語，慌忙趕出來。見呼延鈺飛馬先到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「兄弟你來得這樣快！」呼延鈺下馬說道：「有幾位伯叔在此。」關勝叫兵馬紮在村外，同燕青等進玄女宮。宋安平上前，逐位施禮致謝。關勝道：「鄆城縣攻破，知縣已拿在此。只是令尊、令堂，曾世雄昨日解到濟州去了。說你在金營同甚麼張龍、張虎逃走了，那冊籍上注你是鄆城縣人，父名宋清，故此解到濟州究問。那張龍、張虎是哪裡人？」徐晟笑道：「這兩個人遠不在千里，近只在目前，只我與呼大哥便是。」宋安平初時見是兵馬到了，甚是歡喜。見說又解往濟州，滿眼流淚，半個字也說不出。燕青道：「且慢煩惱，沒有做不來的事！先煩戴院長、楊林、鄆哥去濟州探聽一番，那濟州是個府城，不比得草縣，況有阿黑麻大兵鎮守，攻打不得，只好尋一條計策救出來。」戴宗、楊林、鄆哥便起身先去。

楊林到路上道：「我還問朱全消息，不知他家在哪裡。」鄆哥道：「敢就是前日縣間做都頭的麼？」楊林道：「正是他。」鄆哥道：「這樣是順路，在村口經過，叫做錦香村，進去不上半里路。」戴宗道：「且慢些作神行法，且去錦香村問聲看。」走不上五里，有座涼亭。鄆哥道：「這裡進去便是。」三個人走入村裡，見個牧童坐牛背上，在哪裡放草。鄆哥問道：「朱都頭住在哪裡？」牧童用手指道：「轉過彎，那大竹林裡便是。他不在家，做官兩三年，才回得，又不知到哪裡去了。」三個走到竹林邊，見兩扇籬門緊緊關著。把門敲了兩下，有個養娘開門出來，問是做甚麼的。三個竟進草堂，說道：「我們來尋朱爺，是相好弟兄。」朱恭人聽得，走到照壁後，使養娘問道：「不知哪一位？」楊林道：「是戴宗、楊林。」朱恭人便出來相見。戴宗道：「眾弟兄要上登雲山，朱大哥回來接嫂嫂，好幾天不見到，故此來問。」朱恭人道：「有勞二位叔叔遠來。我家相公到得家裡，有雷叔叔的母親一向同住在我家，他有個姪兒住在濟州，偏要接了去，聞得不甚好看待他。相公念昔日情分，特到濟州去看他了。幾時不見回來，甚是耽心。這裡只有個養娘小廝，又不好去尋。叔叔遠來，請坐便飯。」戴宗道：「我們正要到濟州，就到哪裡去尋。只不知那姪兒姓甚麼？住在哪裡？」朱恭人道：「我只曉得叫做錢歪嘴，不知他的名字，說住在府前永豐巷內。」小廝搬出酒飯，朱恭人道：「二位若見了我家相公，叫他作速回來。」戴宗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朱恭人進去。三個吃了，謝聲竟去不題。

原來朱全到濟州又有個緣故。那朱全是最有義氣，與雷橫同做都頭，因雷橫心地偏狹，家道貧寒，長是情亮他。雷橫打死白秀英時，朱全解到濟州放了他，叫同母親連夜上梁山泊，自去頂罪，此是第一節好處。如今世上人隨你至親骨肉，若為了此事，都冷眼相看，不來下石，就算做好的。後來從征方臘陣亡了，凡軍中給賞的金帛都與雷橫母親自收。無人膳養，接在家裡與娘子同居，如婆媳一般，甚是和順。後升授保定府都統制，程途遙遠，不帶家眷，自去到任。

那雷橫母親有個姪兒錢歪嘴，是沒良心的。曉得姑娘手裡有些東西，要騙他家去。初時，那婆婆也不肯，當不過錢歪嘴花言巧語，百般孝順。朱恭人見他自己姪兒，又不好十分固留得。婆婆到了他家裡，原來那錢歪嘴天都不怕的，只怕渾家巫氏，一見了骨

頭多酥軟動彈不得。那巫氏是個潑悍浪婦，挾制老公，又好做一斑半點的事，錢歪嘴管他不得。夫婦商量定了，接那雷婆婆到家，初時還好，手內東西哄完了，就換轉面皮，捉雞罵狗，要雷婆婆做用，不是燒飯，就叫抱孩子，凌辱得他施展不得。沒奈何，只得忍氣吞聲。有相識來，又嗔他礙眼，終日聒噪，不在話下。朱仝回家，問起雷婆婆，恭人說：「姪兒接去，聞得凌辱難過。」朱仝心中不忍，說道：「我在保定府被金兵追殺，幸得呼延灼救解。山東、河南都屬了金朝，這裡容身不得，眾弟兄一齊上登雲山。你收拾了，我到濟州接了雷婆婆來一同去。我與雷橫相交半世，他的母親就是我母親一般，錢歪嘴不是好人，在他家沒有結果。我便去來。」遂到濟州，錢歪嘴迎著，歡天喜地道：「恭喜統制回來了！還不曾奉賀，反蒙光顧。」朱仝道：「雷婆婆在此，特來探望。」雷婆婆見朱仝回家，不勝歡喜，出來相見。因錢歪嘴在旁，不好說什麼。朱仝道：「這裡恐不穩便，不然原到我家。」錢歪嘴道：「我的姑娘，怎好累著統制。」喚渾家整理酒肴相待：「我去再買件果品就來。」出了門想道：「兀兀四太子有告示，凡有南朝官員隱藏不出，有人首告，官給賞銀一千貫。眼見得這個朱仝，是保定府都統制，去首了他，領這一千貫賞錢，盡勾發跡哩！」忙到阿黑麻處呈報：「有保定府都統制，原來梁山泊受招安的，現在小的家裡，恐怕連累，特來呈首。」阿黑麻差一隊兵，帶錢歪嘴做眼去拿。

卻說朱仝與雷婆婆敘話，一隊兵擁進來，將鐵索鎖了朱仝就走。朱仝不知來歷，掙扎不得。帶進濟州府堂，阿黑麻喝問：「你是保定府的官，怎隱藏在家？」朱仝道：「卑職委是保定府都統制，剛是昨日到家。」阿黑麻道：「既是昨日到家，且放在馬坊裡，取了誥敕來，自有定奪。」眾人擁到馬坊。見一個人在哪裡調藥，卻是紫髯伯皇甫端，見了朱仝，吃驚道：「兄長為何到此？」朱仝道：「不知為甚。我昨日回家，因雷橫的母親在他姪兒錢歪嘴家裡，故來探望。被錢歪嘴出首，阿黑麻發禁在這裡，不知作何發放。」皇甫端道：「不妨。兀兀四太子出曉諭：凡有宋朝官員，要繳誥敕，量才擢用。若藏匿不出，按以軍法。有人首告者，官給賞一千貫。是這個緣故。小弟因汴京破了，被金兵拿住，曉得我會醫馬，留住不放，在兀兀大營裡。因這裡有幾匹馬洩了鼻，請來到這裡的。還有一段事故：宋公明那匹照夜玉獅子與呼延灼御賜的賜雪烏騾，前日征遼時，不是都被人偷了去獻與童貫，不知怎地歸了金朝。有宋清的兒子宋安平，擄到營裡，與甚麼張龍、張虎並一匹五花驄都騎了逃走去。如今捉住宋清夫婦，要宋安平、張龍、張虎和這三匹馬。昨日發下來，也拴在裡面，且進去會他一會。」朱仝同皇甫端走進，就在馬坊邊一間小屋，是皇甫端安歇的所在。只見宋清夫婦攢了眉頭坐著，朱仝相見了，各訴愁苦。宋清道：「虧得遇著皇甫先生，得這所在安身。外面鑿槽得緊。」朱仝見無人在旁，細說前日上飲馬川，會著眾人，要至登雲山，因念雷婆婆來接，一片好心遭在網內。皇甫端道：「他們只要銀子！我這裡有條好門路。這阿黑麻太太卻是幹離不之女，極有權勢，阿黑麻甚是懼內，無言不聽。那管馬的頭目是跟著太太陪嫁來的，太太面前說得話。拼用些銀子，二位都沒事了。」朱仝道：「我在任上，金兵殺來，只走一個光身子，家裡並無積蓄。除非和眾弟兄借湊，哪有人通信？」皇甫端道：「待我與頭目說，有人來尋，不要攔阻，自然可通。日逐飲膳，我自供給，且請寬心。」朱仝、宋清耐著心兒住下不題。

且說戴宗三人到濟州，先到錢歪嘴家裡訪問朱仝。叫一聲，布簾後走出個婆婆來，問道：「尋哪個的？」楊林道：「朱統制在這裡錢家，要會句話。」婆婆道：「被金營捉去了。」戴宗問：「為甚麼事？」婆婆回頭望著裡面，兩淚交流，說不出話兒。只見布簾內，一個婦人露著半身，滿面搽了膩粉，嚷道：「我家沒甚朱統制！這老獸物有許多兜搭，回他去便了！」戴宗見不是頭，和楊林、鄆哥轉身走出，說道：「那婆婆淚下，這婦人聲口不好，不知又為甚的？」三個各處走一遭，沒有音耗。正打點到酒館內吃酒，只見皇甫端在前走，一個小廝背了藥籠。戴宗叫道：「皇甫先生！」皇甫端見了戴宗、楊林道：「兩位來得正好！」拉了戴宗的手，走進馬坊。「教你和兩個人相見。」走入小屋裡，朱仝、宋清都在，相見了，戴宗道：「眾兄弟放心不下，叫我來打聽。」朱仝見鄆哥問道：「你為何也在此？」鄆哥道：「宋家郎君要我來。」輕輕對宋清道：「前晚攻破鄆城縣，卻不見四員外，聞道解上濟州，卻在這裡。」朱仝便把記念雷橫母親，接他同去，被錢歪嘴出首，因在這裡的話說了。楊林道：「那年老的婆婆便是雷橫母親了，怪道流淚不止。那喬樣的婦人是個雌聲浪氣的。」朱仝道：「這便是錢歪嘴的妻子。因這潑婦凌辱雷婆婆，我故不忍，走去探望，誰知惹出這禍來！」皇甫端道：「我與管馬的頭目講過，去太太處通了關節。朱大哥須用二千兩銀子，宋員外要一千五百兩銀子，償了馬價，便可釋放。只憂沒人通信，今院長、楊哥來到，便可湊措起來。」楊林道：「若要銀子，就不打緊。」皇甫端道：「阿黑麻，兀兀差去打戰船，明日就起身了，作速為妙。」戴宗道：「往返也須五日。」皇甫端道：「等我再去講，限定日子。」去了好一會，回來說道：「已講定了限八日為期。銀子官太太白收，人發牛都監釋放。還要謝頭目一百兩，並些零星使用。先著曾世雄押安人回去，也是明日起身。安人在這裡不便，這是我的見識。」朱仝、宋清稱謝道：「患難中，多虧弟兄們解救！」戴宗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同鄆哥先去，楊哥你在此再看下落。」朱仝道：「恁地便好。院長須先到我家回覆拙荆一聲。」戴宗道：「曉得。我們來時先見過尊嫂的。」與鄆哥出了城，作起神行法。

不消半日，到朱仝家，回覆了朱恭人。隨到還道村，關勝、燕青問是如何。戴宗將朱仝為探雷橫母親，被他姪兒錢歪嘴首報，禁在馬坊，遇著皇甫端，因見宋清同在哪裡。通了太太的關節，要三千五百兩銀子，限八日釋放，留楊林在哪裡再看下落。明日阿黑麻啟行，看造戰船，曾世雄先押安人來取銀子，細細說了。關勝道：「郭京衙內取來的，不上二千兩，還少一半，須院長到登雲山拿來，才可足數。不知八日可往還麼？」燕青笑道：「若阿黑麻不在濟州，曾世雄先押安人來，銀子一毫也不須用得。我自有一條妙計，朱仝、宋清即日可到，又能報仇。」正是：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不知燕青說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美髯公終始為友，錢歪嘴不顧親誼，勘破世情，又順便帶出皇甫端，筆墨神化。）